



吴开春：做科研要耐得住寂寞

▲《医师报》融媒体记者 蔡增蕊



坚持了才有更多成果

最近几年，作为“长江学者”“国家杰出青年”，吴开春除了负责“973”计划课题、“863”计划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等课题外，还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创新团队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等殊荣，带领的研究团队发表的论文，频频登上《柳叶刀》、《自然·医学》、《肿瘤细胞》、《胃肠病学》等国际期刊。

虽然已在消化领域建树颇多，但回忆起刚刚回国做科研时，他笑称“实属不易”。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消化病医院常务副院长吴开春教授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桌上高高堆起的书让他本就清瘦的身躯更显单薄。他笑容温和、目光慈善，在午后的阳光下，更显平易近人，温文尔雅，让人觉得仿佛是久别重逢的长辈。不善辞藻的他，在谈及科研的时候，终于打开了话匣子。

1988年，留学归来的吴开春踌躇满志，然而，现实却泼了一盆冷水。他当时的研究方向是炎症性肠病。“那时，申请科研经费，根本拿不到。”吴开春感叹，“因为当时炎症性肠病很少见，人们也不够重视，我连续申请三年都失败了，直到第四年才拿到6万块经费！”

说这话时，他双眼忽而望向远处，思绪仿佛回到30年前，“那时，如果放弃，也就放弃了……”他顿了一下，又无比坚定地说，

“但还是要坚持下来，坚持了，才有了第一笔经费，才有了后面更多的科研成果。”简单的几句话，道尽了科研人的辛酸和坚守。

不要限制 容忍失败

30年的科研经历，吴开春感触颇多。他说，做医学科学研究，第一要紧密结合临床，这样才能“服务患者”；第二要耐得住寂寞、吃得了苦，因为“做科研是非常

艰辛的”；第三要合作和交流，促进“多学科融合”。

带头攻克课题时，他希望给予年轻医生更多的指引和支持。曾经，有些研究，团队投入了大量精力和资源，但是被别人抢先发表了论文，年轻医生非常灰心丧气。“科研中难免发生这种情况，调整好心态，以后我们同时多做几个课题，有备无患！”

虽然自己承担着更多的压力和损失，吴开春却丝毫没有表露，更多的是宽慰大家。

面对国内科研大环境的压力，他尽己所能为团队营造宽松的科研气氛，鼓励年轻医生充分发挥想象力和创新思维。“我们团队做科研，基本就是定个大方向，遇到困难了再和我沟通。”

吴开春恳切地说，“对年轻医生的学术思想不要有条条框框的限制和干预，要给他们机会去尝试、去闯！更要容忍他们的失败，容忍走弯路！”

视频聚焦 读惟医疗
扫一扫观看嘉宾访谈

与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终身教授沈定刚教授、北京大学高家红教授在核磁共振技术和脑发育等方面展开合作，深入探索大数据时代下医学影像学对脑发育的影响。“两位国际顶级专家给予了我们很大的支持。”

为提高团队的科研创新水平，并将研究成果应用于临床诊疗，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影像科研究团队在多领域展开医学影像学研究，如“基于‘数字肺’呼吸系统疾病评价体系与诊断标准研究”；“基于功能磁共振成像技术对脑肿瘤邻近功能区定位的评估及临床应用”等。

“团队的研究成果为评估疾病进展、预后和治疗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法，是临床医生对抗疾病的有力武器！”杨健自豪地说。

知行合一。多年来，杨健带领团队致力于医学影像学研究和临床应用，并创建“儿童脑发育与评估康复家园”，推广新生儿脑损伤疾病的早筛和治疗；又与公益组织合作建立“残障人群康复、特殊教育及就业指导绿色通道”，帮助他们恢复健康和劳动力，致力于实现“诊疗—康复—就业”一体化的全方位医疗服务。

抢占国际“制高点”

“做学术研究必须抢占‘制高点’！”这是杨健的科研理念。为使研究保持国际领先水平，他

杨健：致力于脑发育影像预测

▲《医师报》融媒体记者 蔡增蕊



治疗方法吗？”

经过核磁检查，杨健发现这对夫妻的两个孩子的脑白质都有损伤，若不及时治疗，日后极有可能是脑瘫儿。“幸好发现得早，加上北京鲍秀兰教授儿童康复团队科学的治疗，目前，两个孩子的运动均已接近正常水平。”杨健欣慰地说。

后来，这对夫妇放弃房地产事业，全情投入到脑损伤儿童康复事业，还邀请杨健参观他们建立的康复中心。他们用这种方式表达对杨健的感激之情。

这是杨健在新生儿脑损伤早期诊断并治疗成功的无数病例之一。由于该研究具有重大临床价值和创新突破，杨健不仅获得了国家“十三五”重点研发计划、5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支持，还在 Radiology、NeuroImage 等权威国际期刊上发表 SCI 收录的

相关学术论文 30 余篇，并多次受邀在北美放射年会、国际磁共振学会年会等国际学术大会上报告研究成果。

预测新生儿智力

一对高龄夫妇怀抱刚出生的龙凤胎，本应喜悦的他们却悲痛欲绝。他们抚摸着孩子们稚嫩的脸庞，急切地问，“难道没有治

杨旭东：科室建设高于一切

▲《医师报》融媒体记者 宗俊琳



“握着科主任的接力棒，我更加体会到‘科室发展’的责任重大！我要尽我所能，尽可能让科室进步，至少不能耽误科室！”在北京大学口腔医院麻醉科杨旭东主任的心里，科室建设比任何事情都重要，包括他自己。

永远忘不了当初带领自己走入麻醉殿堂的老师们，忘不了当年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学习的日日夜夜。甚至，20年前博士导师吴新民教授做手术麻醉时给自己的一个提醒的眼神，至今仍历历在目。如今，当年的小医生成长为科室主任，老一辈麻醉人的教诲都深深印刻在了杨旭东 20 余年的口腔麻醉生涯中。虽然言谈之间总是轻描淡写，但其中确蕴含着浓重分量。



杨旭东 主任

从口腔临床梦到麻醉幕后英雄

“我属于干一行爱一行，学口腔，留校了，再钻研麻醉，越学也越觉得有意思……”寥寥数语，杨旭东一笔带过了自己从口腔临床梦到幕后麻醉英雄角色转变的历程，充满了口腔麻醉人对专业的热爱。

“当年没有那么多可视化气管插管技术，口腔麻醉最擅长的是经鼻腔盲探气管插管，这是口腔医院麻醉科的绝活。当时，没有专业的层流手术室，主要靠开窗通风；麻醉以吸入药为主，患者苏醒之后常有谵妄、躁动等现象……”

随着改革开放 40 年的沧桑巨变，在麻醉科几代人继往

开来的拼搏下，杨旭东紧跟着麻醉医学领域最前沿的发展和动态，带领着科室继续奔跑。

“今天的麻醉科装备了大量可视化设备，解决困难气道更加从容；各种新型药物的出现使麻醉更加平稳；另外，麻醉科向着围术期学科发展，开设了评估门诊，设立了加速康复外科的工作小组，加强了多模式的镇痛；科室的年轻医生们都能熟练掌握超声技术……正是由于麻醉学科的发展，患者在围术期可以更加安全，更加舒适。”一说起口腔麻醉科的发展，杨旭东顿时打开了话匣，充满自豪。

睡一觉 牙科就看完了

“口腔医院麻醉科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舒适化治疗。”突然，他话锋一转，“我们科是国内最早施行全麻下儿童牙科治疗的科室。当初，这项工作起步艰难，很多家长都担心全麻影响孩子的脑部发育。”随着舒适化治疗理念的加深，如今的全麻口腔治疗早已遍地开花，供不应求。

就这样，杨旭东带着团队坚定地走在“舒适化医疗”崭新理念的麻醉之路上，将以前痛苦的儿童口腔诊疗转变成了“睡一觉，牙科就看完了！”此外，他们还在国内率先开展了深度镇静下儿童口腔治疗等……

醉 7000 多例，全麻下儿童牙科治疗 800 余例，以及口腔治疗中的心电监护、镇静等，尤其擅长各种困难气道的处理和危重、高龄和婴幼儿患者的麻醉管理，多项临床技术位于国内先进水平。

“以前，我们的科研相对薄弱。现在，科内学习气氛浓厚，大家都在争先读博，科内的博士即将由从前的 1 个变为 12 个了……”谈到科室的未来，杨旭东充满了信心和对年轻医生的期望。

近年来，麻醉科紧密结合临床开展科研，承担了多项医院课题，在国内外杂志上发表多篇科研论文。北大口腔医院的口腔麻醉人正紧跟麻醉学科发展的脚步，立足口腔麻醉的临床，向着教研一体化全方位发展的科室大步前进。